

◆乡土视野

大山深处养蜂人

罗建云

在我小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叫《荔枝蜜》,是著名作家杨朔写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想过若考不上大学,到乡下养蜂,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养蜂人。可人生轨迹没有这一关,只是因工作、旅游,我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在高山、草原、盆地、海边,均有养蜂人,而且有形形色色的蜂蜜,让我多了无限遐想。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北回归线上的南昆山腹地,路边有很多养蜂人,见到我们的车队,便吆喝:“蜂蜜,纯正的蜂蜜,二十块一斤,快来买……”见到有人在看蜂蜜,有人在喝蜂蜜,有人大把数钞票买蜂蜜,课本《荔枝蜜》的情节又在我脑际浮现。我在挣扎,要不要买些回家,品尝大自然恩赐的蜜露。可旁边大块的蜂蜡沾满青苔,偶有蜜蜂飞来,感觉是真的,却让我似乎嗅到造假的味道。我拍了几张照片放到朋友圈,不到一分钟,多位网友告诉我:“那是假蜂蜜,千万别买!”我在蜂箱前徘徊,心中如打倒了五味瓶,感觉不是滋味。我知道蜜蜂是不会造假的,可人以蜜蜂的名义造假,真让我大跌眼镜了。

去年冬天,回老家参加文代会,一老先生热情接待我。他说关注我很久了,人年轻,有活力,敢闯敢干,是家乡骄傲。“骄傲”自是称不上,不拉家乡后腿,不为家乡抹黑,我做到了。那天下着雨,灰蒙蒙的,我俩站在雨中,聊了许久。具体聊些啥,真忘了,但他约我开春后去蜂场看看,我答应了,并明确时间,来年清明。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清明,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早,每年清明,几乎雷打不变会回乡祭祖,会为母亲扫墓。既然千里迢迢回乡,我肯定抽时间去老人

家的蜂场看看,去寻找“真蜂蜜”的答案。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转眼,又是清明。我提前一个星期回乡祭祖,到达老家的那一刻,老人家的电话如约而至:“小罗,明天来我家不?我要采蜜、摇糖,来家吃中餐不……”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声音略显嘶哑,回答:“明天下午一定来,吃饭就不用了,就来看望你,品尝真蜂蜜……”我将“真蜂蜜”三个字读得很重,可能是骨子里已经不大相信世上还有几滴纯真的蜂蜜了。

第二天,祭祖完毕,我驱车去老先生的蜂场。老先生曾是中学教师,退休多年,会电脑,会微信,年近七旬,感觉很“潮”。他发定位给我,我看了看,在九龙山下一个叫岩口的地方。岩口这个地方其实很特别,群山环拱,景色迷人,盛产黄金。

老先生发给我的定位叫碑记村,现在农村都通了水泥路,比我二十多年前去岩口收破烂时好多了。山路十八弯,我不知转了多少弯,在羊肠小道上盘旋。怕导航不准确,每到交叉路口,便问碑记村如何走,到了碑记村,又问老先生家如何走。村民见我问路,很热情。告诉我前行多远,然后如何左转,如何右转,有什么标志。很顺利,我抵达大山深处老先生的家。

老先生家是两层小洋楼,二楼种了类似葡萄的植物,楼顶也有一些花草。见我驱车来到,老先生马上卸下防护面罩,引我入室。屋内,好几批客人在等他摇糖,看他如何从蜂箱中取出蜂巢,如何从蜂巢中取出蜂蜜,如何过滤后再装入桶中,最后亲手装上车。总之,所有环节在人眼皮底下完成,想造假,几乎不可能。老先生的女儿在政府供职,怕我们狐疑,便说:“父亲养蜂是图乐趣,不是靠养蜂赚钱……”老人家见我第一次来,便让我戴上防

护面罩,去二楼看整箱整箱的蜂,并从中取出蜂巢,教我如何认蜂王。他说他养的是土蜂,不是蜜蜂,土蜂个头稍大,脾气暴躁,蜂蜜产量少,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也是在闲聊中得知,老人家一年只采四次蜜,每箱约五斤,满打满算,老人家二十三箱蜂,最多产四百六十斤蜂蜜。他卖的蜂蜜纯真,无任何添加剂,现采现卖,每斤一百元,遇到知己便送。他说养蜂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保持与土蜂的那份情感。

多年前,一窝土蜂飞到他家安营扎寨,他没用火烧,也未用水浇,而是做蜂箱,给了它们温馨的家。土蜂也很争气,一分二,二分四,不知不觉,老人家所养土蜂有二十三箱了。老人家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养蜂,得有天运,否则,要么不会来,要么养不活。

此时属农历三月,油菜花开,产出来的蜜是金黄色的,在太阳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芒。我倒了小杯入嘴,不腻不干,沁人心脾,徐徐咽下,润甜绵长,几乎又找到杨朔笔下采蜜的感觉。老人家告诉我,他打农村长大,身居大山,一辈子教书育人,不知如何造假。有蜜方采,没蜜不卖。钱可以没有,良心不能没有。

老人家的屋后便是老家的名山,也是老家的圣山,名曰九龙山。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九龙回首,见此处巍峨耸立,风景优美,久久不愿离去,故得此名。老人家老实、耿厚,在九龙山这个近似仙境的地方养蜂,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其乐无穷,反倒让我这个拼搏商海的文人多了几分羡慕……

叙述至此,我差点忘了介绍老人家的名字,他姓黄,名钊,在九龙山下,是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受人尊敬的乡贤。

◆樟树坳茶座

杜鹃声里雨如烟

黄三畅

春末夏初,山野里杜鹃啼叫了,有时在城市的边沿也能听到那四个音节的叫声,那是有的杜鹃从这个山头叫着飞往另一个山头。那些杜鹃呀,不但白天啼叫,晚上也啼叫,甚至彻夜不停。

古代的文人墨客把这种叫声翻译成“何不归去”。听到那“何不归去”,他们会触景生情,离家在外的,特别是被贬谪在外的,就会引发离愁别恨,倍觉伤感而哀怨。这种情感,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诗词中体会到。

初唐沈佺期的《夜宿七盘岭》是这样的:“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第三、四联的意思是:在这芬芳的春天,平仲(银杏)树一片翠绿,凄清的夜里,传来了子规(杜鹃)的哀啼。浮游在外的我,空自留在这里听那凄清哀鸣的叫声,一直到褒城里传来公鸡报晓声。你看,听到杜鹃的啼叫竟然夜不能寐,一直到公鸡报晓,估计会熬到天亮了。杜鹃声的“魅力”可真大。

豁达如李白者,竟也被杜鹃声俘虏了。他的《宣城见杜鹃花》是这样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曾经在蜀国听过子规的叫声,而今在宣城又见到了杜鹃花。杜鹃叫一回,我的泪流一次,伤心得肠欲断。明媚的三月春光啊,我时时忆念着三巴。李白的被俘虏,想起来也不奇怪,客居、游荡在外,怎能不思念家乡?家乡情结,血肉之躯的人都有啊,而一有引线,那种情感就要或大或小地爆发了。

唐代崔涂有一首题为《春夕》的七律:“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第二联写梦归家乡,醒来后是三更时分,又听到屋外枝条上杜鹃的啼叫,可以想见杜鹃声让他的感伤加倍了。

同是写三更听杜鹃的,还有宋代贺铸的《子夜歌·三更月》,不过不是思乡,而是怀人的,上阕是:“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

杜鹃啼血。”三更的月光映照着庭院中的梨花,好像白雪一样,相思的情怀有说不尽的凄然,何况又听到杜鹃啼血。杜鹃声让他的伤感雪上加霜。

宋代秦观被贬谪到郴州后写了一首《踏莎行·郴州旅舍》,上阕有“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在春意犹寒的日子里哪能忍受一个人闭在孤馆里忧戚,何况又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听到“何不归去”的啼叫声?杜鹃声对他来说不啻一把软刀子。

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子规、杜宇。我曾近距离地看见过,在我所住的一座山包上,它正在一根横枝上忘情地唱,发觉了我,羞羞地飞走了。它是黑灰色,形体比燕子大,尾巴比燕子长,当然也不是剪刀形。据说它口腔的上皮和舌条都是红色,古人误以为它是啼得满嘴是血;它啼得最起劲时,恰好杜鹃花也盛开了,以为杜鹃花是它的血染红的,所以也给它取名杜鹃。

其实,对鸟类的啼叫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南宋翁卷的《乡村四月》也写了杜鹃(子规)啼叫:“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丝又插田。”对杜鹃声的感觉迥乎不同。农事忙都忙不赢呢,哪有时间伤感?如烟似雾的雨好像是子规的鸣叫唤来的呢,农家喜欢它!境界淡雅清丽,情感素朴康健,没有什么凄凄惨惨戚戚。我喜欢翁卷,喜欢“子规声里雨如烟”!

我们邵阳一带,传统上把杜鹃的叫声翻译成与农事有关的话语,我的老家一带的译音是“割呱麦么”。十里不同俗,洞口碑著名作家谢璞作品里写的是“割麦插禾”,我的老家离谢璞的老家高沙只有五六十里。小时候我们在山上看牛,杜鹃问一声“割呱麦么”,我们就答一声“还没有啊”或“正在割啊”或“割呱了啊”。人鸟交流,一问一答,其乐无穷,忧伤何来?

人在世间,大概免不了离愁别恨,也免不了其他的伤感,但人是人,鸟是鸟,它怎样叫与我何干?或许,我还把那四个音符当音乐听。这不是“无知者无忧”,也不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是豁达、坚强、坚忍。不为环境所动,不为他物所动,不动辄就黯然神伤,这也是快乐人生的要着。

◆湘西南诗会

故乡(外一首)

李满青

她是红薯的,也是柑橘的,
她是下花桥溪间狗尾草的,
也是五峰铺中和乡不知名小花的;
她是魏源蔡锷的,
也是我这个沉醉故乡异域游子的;
她是明丽无边的山水,
也是亲切雄浑的鼓乐;
她是满园春色桃花红,
也是故人亲切的召唤;
她是高霞山下的一泓清泉,
也是我诗库中的一方风水宝地……

清明

山花烂漫,春回大地,
年复一年的这个时节,
当我们将头颅,
虔诚地贴近故土,
总会一次次地思考,
我们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个深邃的哲学命题。

胸中的云雾

叶耳

胸中的云雾
结满故乡的炊烟
红白相间的路
是草丛里惊慌失措的蛇
它们在真相的印痕里
它们,让爱不适宜潮湿

电影的口音和对白
树林已知晓了事物的沉寂
其实很难和愿望一起
她们把蓝爱得用心良苦

隔几座山你再看看
隔几座山你再喊喊
山谷里的阳光和风霜
其实也没什么不同

有人起身谈起天色
有人坐下吐出庄稼
当我拥抱石头上的房子
返回路途的小鸟试着追赶我

春日的露台上

虞迎春

春日的露台上
一桌一茶
微风流淌
花草沁香

低头
茶杯晶莹
叶芽浮浮沉沉
犹如我们走过的岁月起伏
抬头
你欲语还休
双眸闪亮

嘘
什么也不要说
你看
蝶儿悄落枝头
花朵刚好轻轻绽放
嘘
好像什么都说过了
你看
今日的阳光多么慷慨
和我的心田一样晴朗

你我之间
终是
隔着一杯茶的温度
恰如年华
从激荡的青春
回归到今天的安详



闹春 周文静 摄

◆古韵轩

清明回乡(外三首)

石光明

一雨一晴过邵阳,青山隐隐远资江。
蛙声几片河边柳,残月三分入旧乡。

清明乡行

湖湘处处芳菲色,烟雨时时醉野峰。
只恐行人湿望眼,家山旧路杜鹃红。

游白水洞

闻道风光白水春,晨岚雨后已清明。
千寻瀑布倾诗意,正好赍来沐汗尘。

白云岩

白云千载西峰塔,古寺鱼声暮色稠。
南岳不知山水远,风尘香客又回头。